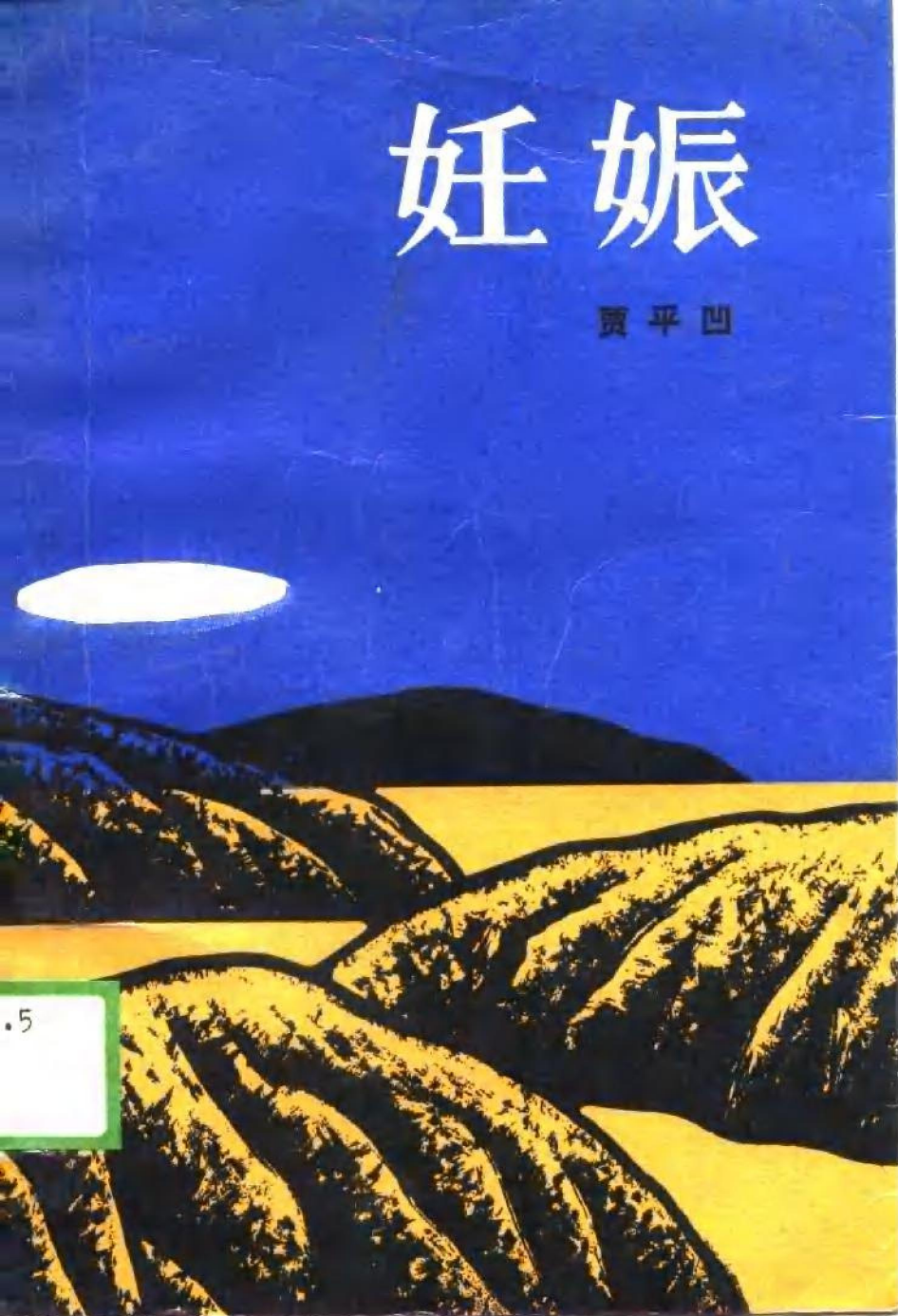


妊娠

贾平凹



妊 娠

周 平 著

作家出版社

妊 娠

作者：贾平凹

责任编辑：潘 婧

责任校对：马云燕

装帧设计：苏彦斌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北京潮白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75 插页：2

字数：126千 印数：0001——15,400册

版次：1988年4月北京第1版第1次

ISBN7-5063-0080-X/I·79

统一书号：10248·0249

定价：1.80元

（作家版图书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退换）

前 言

作品愈来愈加重了现实生活的成分，这使我也感到吃惊，想想来，这全是我的环境所致，地位所致，也是我的生命所致。但是，对于严峻的丰富的又特别新奇的现实生活，我几度的晕眩，迷惑，产生几多消沉，几多自信，长篇里先是做《商州》，再是做《浮躁》，现在就是《妊娠》了。读者已经从这些题目上看出我不会起名的无能了，我确实不知怎么概括这个时代的现象，心理，情绪。过去流行一种“时代精神”说，往往是强调要怎么怎么的，总之是一种人为的硬加的，我的看法一直与之不一，认为这是“势也”。汉代国力强盛，经济必然发展，疆土必然扩大，皇帝就有了武帝，外交就有了张骞，连石匠刻刻石头也就有了霍去病墓前的卧虎蟠螭，连泥瓦工随便捏个土罐，也就是个大度无比的汉罐。清末衰败，看看它的景泰蓝，蚰蚰罐，鼻烟壶也便知晓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在当时并不被大多数人体察的，过后则明了矣，而要写出这个时代，此时代的作家只需真真实实写出现实生活，混混沌沌端出来，这可以说起码是够了。

一位科学家给我讲授过四边形的力，由四边形的力行义到龙卷风的形成。一位道士指正我看八卦双鱼图，说那不是平面的，是立体抱合的，不停旋转运动的。他们讲得很深，很玄，令我糊涂了又明白，明白了复又糊涂。我的一位乡下的嫂子却给我讲过她的妊娠，说其巨大的幸福和巨大的痛苦。“婆婆说‘酸儿辣女甜秀才’，可我什么都不想吃，不知道我要生出的是什么人物？我一脸的雀斑，终日呕吐，身子也十分难看，但全家人都喜欢提说我，向来客介绍，似乎我成了皇后娘娘。不久我就患了一种病，医生说是妊娠中毒症……”

我曾经翻阅了《辞源》，寻出妊娠中毒症的解释，上面写道：妊娠期间，母体的内分泌系统、心血管系统、生殖系统和乳房都发生相应的变化，中毒症特征为水肿、高血压和蛋白尿，出现头昏，目眩，胸闷，甚至全身抽搐，神志昏迷。

由此我想，世上的事都是大悲伴随了大喜，无祸也就无乐啊！但不知乡下的大嫂在极端痛苦之时产生没产生过想将胎儿打掉的念头呢？

夜里阅读《周易》，至睽第三十八，属下兑上离，其《彖》曰：“火动而上，泽动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又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睽之时用，大矣哉！”我特别赞叹“睽之时用，大矣哉”这句，拍案叫绝，长夜不眠。也就在这一晚，灵感蓦然爆发，勾起了我久久想写又苦未能写出的一部作品的

欲火。

之后长长的三月之内，我做着这部长篇的总体构思工作，几乎已经有了颇完整的东西，但因别的原因，却未系统的写出，姑想是一头牛，先拿出牛肚，再拿出牛排，又拿出牛腿吧，这就是先后在报刊上发表的《龙卷风》、《马角》、《故里》、《美好的侏人》等等。我始终有个孱弱的秉性，待这些东西分别发表了，外人皆认可是独立的中篇和短篇时，倒不敢宣言这全是化整为零的工作，组合长篇一事也就再不提及。也就在这期间，结识了作家出版社的编辑潘婧同志，她是女性，颇具都市文明风度，在编完我的《浮躁》之后，就注视着我的这些长短不一的作品，忽来信说：这也是一部长篇啊！一句话勾动我的初衷，给了我勇敢，我真感激她。但是，当我整理时，已发觉这些长长短短之文在分别发表时地点虽在陕南而村名各异，内容虽为一统而人名别离。潘婧同志说：读者要看你的流水帐吗？既是化整为零，亦可聚零为整，我要你的是整头的牛！好么，我牵出牛来，请潘婧同志，也请读者同志只注意这牛是活的，有骨骼有气血的，而牛耳或许没有，牛蹄或许是马脚，牛毛或许是驴毛，那就希望你们视而不见，见而不言破罢了。

贾平凹 识于1987.8.5

目 次

前 言	1
第一章 美好的侏人	1
第二章 龙卷风	10
第三章 故里	60
第四章 马角	136
第五章 瘳家沟	164

第一章 美好的侏人

清晨，村口静悄悄的，一片霜。由西而东的经过这里的大官路上洁白，坚硬。落叶和草屑都潮湿了，风里托浮不起。骡马粪，一字行儿地遗在路中，以为是软软的，用脚一踢，硬，脚被弹回来。哭不得笑不得地十分难受。就在官路与村口交汇的一株香椿木树下，横着条麻袋，一个侏人靠坐着勾起头一点一点，象念经一样，他已经睡着了。村子里几乎全体的男侏人，在炕上一掰开眼，伸手朝楼板上吊下来的柿子串上摘两个三个吃了，就完成了早餐的工作，再吸一袋草烟，心平气和地去山地上劳作了。因为这是一群侏人，他们的锄板挺大，锄杆却极其短，走起来四肢划水一样欢动，且左右摇晃不已。他们也看见了香椿树下的麻袋，和麻袋上打盹的侏人，觉得好笑，小小的戏谑之心上来，蹑手蹑脚地靠近去看侏人的睡相。睡相丑陋，牙齙着，垂流涎水，特别大的鼻子下两个鼻孔呈椭圆形。村人就将一小撮枯草插在里边。捂着自己嗤嗤发笑的嘴闪开，轻轻说：“大鼻子为了他那口井，太劳累了！”就身心满意，散去了，各执其事。

大鼻子的侏人一直没有醒，在宁静的落霜的冬晨，暖和和的太阳开始照耀在了身上。

这侏人确实是疲乏不堪。十多天里，他忙活着凿门前的水井，井口开有筛子粗，深度已经到达十五丈，还没有见水。整个夜里他将从井里掘出的土石挑到村外硷畔去，黎明经过村口的香椿木树下，发现了一只狼卧在那里。他跑不动，也明白一跑动起来狼就会随之追来，便强撑了胆量，将挑笼筐的扁担囫囵地挥转着圆圈，但是狼并不惧怕，甚至没有动静，这使他吃惊不小，遂又深感疑惑。缓缓挪将过来，才看清原来是一个麻袋。

“谁将破麻袋放在这儿了？”他松了一口气，很快为自己刚才的举动大觉羞辱。“现在哪儿会有狼呢？多少年里狼早绝迹了哩！”

侏人用手摸摸麻袋，鼓囊囊的，似乎里边全装有草料。就坐下来拿他的火链磕碰火石，欲明未明的晨曦中，有了飞溅的三粒火花。后来就点着火绒，吸起烟。

人是不能享乐的，侏人吸过三锅烟后，果然堕落，从心脏，胃和肝部的某一部位泛上来一股污浊之气，使他舒服地“啊”了一声，眼皮觉得十分沉，想瞌睡，就瞌睡了。

村子里一时杂乱开来，游狗在追逐疯咬，鸡在叫。女侏人们用篦梳篦下一些头虱后，端了尿盆在门前的麦地里泼，后来就提了芋头在门槛处刮皮，弄出一脸一胸的白粉点。狗已经不叫了，立等着孩子们下炕后在院子里的第一泡尿，吃罢了还伸出柔软修长的舌头搥屁股眼舔得干干净

净。

这时候，得得的骡马蹄声从大官路的那一头传来，如地心在敲鼓。麻袋上的侏人苏醒了。他惺忪的眼睛看见跑来一辆骡马车。前边的是两匹马，驾辕的是一头骡，滚圆膘壮，喷几团热气，那身上飘拂的热气在冷气中变为水珠，又变为冰花。车上却是空的，驾车人，一个老头，精瘦如柴，满头都是汗水，脸色蜡黄地跳下来了。

“乡党你好！”老头对着侏人笑，问候十分殷勤。

“好，好！”侏人说。

老头却迅雷不及掩耳地抓住了麻袋，甚至已经死死地抱在怀里了。

“这是你的麻袋吗？”侏人问。

“当然是我的！”老头凶狠狠地说，使侏人觉得诧异。“麻袋是装在车上的，遗在了这里，走过二十里了才发现丢了。当然是我的！”

侏人好笑，很有些瞧不起他的样子说：“是你的你拿去吧，犯得着那么厉害吗？”

老头并没有答话，背过身去打开麻袋，似乎在清点着数目。转过身来的时候眉目竟是那么和蔼可亲，连声说：“谢谢，谢谢！”几乎腿软下去，要给侏人下跪了。

侏人忙扶起他，说：“有什么谢的，一条破麻袋子。”

老头却诡诡地笑，说：“你瞧瞧。”

一麻袋的钱币，一百元一捆的，新崭崭的一万五千元巨款。

侏人顿时是傻眼，眼前的世界为之改观。自己的老婆，比自己更矮的女侏人，每日清晨打开鸡棚捏住十二只母鸡捅屁股试有没有蛋要生下来，鸡屁股就是钱库。这一万五千元钱的票他没有见过，做梦也没有梦见到。这买盐，该买多少呢？买孩子吃的洋糖……

他真有些悔恨，怎么自己看到这条麻袋而没有想到麻袋里装的是巨款呢？这怪精灵的老头，竟想出在麻袋里装钱来伪装！为什么自己见了麻袋就会瞌睡了，专门是来守护巨款的嘛？！

他木然地接住老头递过来的一根纸烟，看着把麻袋抱上车去，三匹骡马就十二条蹄腿翻碟似地远去了。

首先是在路旁扫落叶作柴禾的一个侏人看见，后来是更多的侏人跑近来问情况。

“是一麻袋钱，一万五千元。”他说。

“天呀！你就全交给他了？”

“啊。”

“啊？！”

侏人将火链和烟袋在腰带里别好，鼻孔里痒痒的，一摸还粘有草。旁观的侏人也没有取乐他。他挑着笼筐回家去，操心井里挖出来的那些土石。

有人立即迅跑至山地，将消息传播给了劳作的侏人。劳作的男侏人回家又耳语给村中的女侏人。村中就骚动了，男侏人便怨恨自己没有拾到这麻袋，又讥笑打井的侏人没福，又愤愤不平赶车的老头竟没有送给拾麻袋者三分之一

的钱，甚至二分之一的钱！他们就联合起来，几乎是不需动员，跑步从大官路向西去追赶那辆骡马车。

女侏人们则到打井侏人的家来。白天里，侏人已经下井掘凿了，她们在井口上叫侏人上来，安慰他，说许多同情的话。这侏人是很穷很穷的家，穷得和她们一样的穷。高高的门，门环安装得很低，锅台后，土炕下，都修有石砌的台阶。一嘟子包米棒子吊在大梁下，为了防止老鼠，吊绳上系了偌大一束荆棘。屋角的石板柜里，堆着粪堆般大一堆笋头。

“咱这是什么命，做的什么事呀，一万五千元，那往后该吃什么？喝什么呀？！”

女侏人们直跺脚，在庭院里鸭子般地走动，为打井侏人叫屈，但这么鸣不平着，后来就不言语了，平静下来，呆呆地举头看起天空。天空很蓝，瓦片大的云，暖暖和和的太阳在正空照耀，热光扑面而来。

“这也好。”一女侏人说，“不义之财怎么能发得呢？凭良心安妥……咱这村子好仁义的。”

“这也好。”女侏人们都这么说。

她们望着侏人短短的胳膊，短短的腿，觉得这侏人可爱，做得对，若不这样，他一下子有了一万五千元钱，这村子里还会这么和和气气吗？钱是人造出来的，钱多了反过来要害了人。口大气粗，在家里就打老婆，骂孩子，甚至闹到重新捣腾老婆，去赌博。现在不能抽烟土了，就酗酒，勾引别家的媳妇女子。……女侏人们几乎觉得这被

勾引的媳妇女子就是她，是我，是你，是她们其中的任何一个人了。

……半夜里，沉静静的，听得见村外的猫头鹰在叫，一声声如鬼。门就轻轻在敲。隔着窗棂一看，果然伏在门板上是他，穿一件挺括的蓝制服棉袄，一条裤子，前边是开口的。她们不知道怎么会开了门让他进来，看见他从怀里掏出一沓钱来放在枕席上，他就说许多让人脸红的话，脱鞋上炕，在说说笑笑的不知不觉状态下干完那一件事。

“你怕你男人吗？”他说。

她们不知道怎么回答他。

“不怕的。”他说，“我是有钱的，我会再给他钱的！”

……

这是女侏人们在自己的男人没有回来之前的想法。吃午饭的时候，男人们回来，懊丧两条腿追不上三匹骡马的十二条腿，赶车的老头逃之夭夭了。他们很气愤这打井侏人的窝囊，拾到了钱竟又让别人拿走了！一生中能碰着几次钱拾呢？他们就觉得自己的女人不该来安慰这傻子，拉着回家去。

女侏人在外边是听男侏人的话的，一进了各自的家门，男侏人就做了女侏人的奴隶，儿子，孙子。

“你追那老头干啥？”女侏人质问，“要人家给钱？给多少钱？钱要回来，打井的要分，你们追要的人要分，能分得公平吗？要闹事红脖子涨脸，亲不是亲，邻不是邻吗？！”

男侏人皆是粗糙之人，面粗糙，心也粗糙，听了女侏人的言语，就默然称是，觉得到底是女人比男人想得周到而长久，心火顿消，有幸没追上那赶车的老头。

几乎是同时，所有的男侏人都到打井的侏人家去，发现了良心，自感到羞耻，为了那么一点钱险些坏了这个村子的人的仁义。他们看着从井里土蜘蛛一样脚手并用爬出的侏人，发觉他已不是侏人，有长长的胳膊，有长长的腿，很高大，很美丽，应该选作族长，或村长。

“你做的对，应该把钱交给那老头！”

他们真诚地向打井侏人祝贺了。在暖洋洋的冬天的太阳普照下，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然后憨憨地都笑起来。他们终于避免了一场分裂，堵绝了打进的侏人或者所有侏人中的某一个罪恶的产生。他们为他们的人生和生活在他们这个村子的长久和谐而庆幸。当然，去追赶赶车老头的那些侏人毕竟心底残留着阴影，为阴影的笼罩而要进一步补偿打井的侏人和忏悔自己的过错。

“我们帮你打这口井吧！”一个这么说了，全体都赞同。

男侏人们就轮流着下井坑中去挖掘。井底的工作很艰难，头抬不起，腰伸不直，他们就尽量收缩着身子。原本是很矮小的人，已经缩小到如一个球状。就这么一锹一锹往地心中深入，将汗滴进黑暗的一个世界中去。女侏人们也主动前来，帮着拧井绳。这口井要打到四十丈才能见水，井绳就得拧出四十五丈或者五十丈。她们从各家拿来麻，羊毛，合伙搓成单股，再将单股拧成酒盅般粗。井绳完全

拧成后，女侏人们和男侏人们全跳跃开来，欢摇着双手，象一群得意的鸭子，有人就各扯了绳的一头，将所有的侏人都围在其中。

打井侏人的家门口，一派融洽和平的气氛。主人颇觉幸福，要给帮工的人吃饭。饭是包谷糝糊汤，酸菜。大家吃得十分开心。

“喝凉水也是甜的！”有人说。

主人就说：“井是大家帮我打好的，往后吃水都来这井里打啊！”

打井的侏人这么说着，就想起了赶骡马车的老头。他感激村里的乡邻，也感激那老头，是老头使全村的侏人这么美好，有这么重的人情味。

“那老头怪可怜的。”他突然伤感了。

“老头是够可怜。”所有的侏人都伤感了。

在他们的想象中，老头不知做什么生意，受千辛万苦，赚了钱又怕被歹人抢劫，故意装在麻袋里。麻袋又丢失了，虽然找着，却不知急得怎么个狼狈，折几年的寿命。钱拿回去了，他会一定打老婆的，闹离婚的，干勾引人家女人的，结果被勾引的女人也变坏了，与自己的丈夫离婚，嫁给老头，老头那么大岁数，又得筋疲力尽，那女人就又以老头的钱勾引别的男人，发生用老鼠药或者用麻绳弄死老头的事。

打井侏人想起老头见到他和麻袋时的举动，为老头可笑可悲，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第二年，这个村子里的侏人吃着四十五丈深的井水，正活得自在，由西而东的大官路上来了政府办公的人。宣布这个地方水土不好，人生活着就只能是侏人。为了改良人种，强迫着他们到指定的地方去分散居住。侏人们当然是听从政府的话的，但他们从心底里讲是否定政府办公人的判断的，他们真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离开这个村子，离开生活得很和谐的乡亲邻居。临搬走的时候，都站在大官路上回首看，一步一徘徊的，甚至流下热泪。他们相信，在以后许多许多年里，大官路上往来的行客经过这里，看见这座村子，看见那一口水井，就会说这曾经是一个多好的村子，村子里住过一群美好的侏人。

第二章 龙卷风

一

据说北京城里有一个未名湖。湖畔是高等学府，出了许多文士名流。无独有偶，陕南×地也有个未名湖。湖畔有一簇村，村里几宗姓氏：赵、钱、孙、李、周、武、郑、王，只是没有几个识得文墨的。北京的湖以未名而有名，是故意的。这里的湖确实是无名，也就未名。这如当今流行郑燮的“难得糊涂”一样，家家中堂要高悬一条幅。郑燮由聪明到糊涂，乃大智者若愚。有些人则原本糊涂，还要糊涂，就一踏儿地糊涂了。

这湖面积不大，水很深。舀起来极清亮。在湖中便碧了，象书上讲的玻璃水。到至南岸龙山下，水终年却是发黑。月夜里乍一看，岸上是亮的，湖里又是暗的。

村人的感觉，天上的太阳和月亮都是出自于湖中，象两个系着的葫芦，一个按下去了，一个就浮上来。日月的出没，其精神焕发于湖水的洗濯，就启发湖畔人到湖里沐浴。以致于好多人死于水中，也有好多人懂得解救落水者的方子。最能的要数“老军需”。他有一个偏方，是一包药